

大易集義

五



大易集義上經卷第三



震下  
坎上



伊川先生曰屯序卦曰一死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為盈塞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亡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以二象言之雲雷之興陰陽始交也以二體言之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陰陽相交乃成雲雷陰陽始交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為屯若已成澤則為解也又動於險

三三八

期一

叔成

中亦屯之義陰陽不交則為否始交而未暢則為屯在時則天下屯難未亨泰之時也易傳

東萊呂氏曰屯者物之始生也始生必屯理也善端初發困于傾搖摧折而自畫者豈知此哉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伊川先生曰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非貞固何以濟屯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也易傳

○處屯難而有致亨之道其唯貞固乎然能守正不變者鮮矣師說

雜編

橫渠先生曰勿用有攸往往則失其居矣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屯極必亨故屯有亨之道元亨大亨也利貞利在正也與乾四德異矣勿用有攸往以初爻言也險在前屯難方生也遽而往則行險而犯難矣故曰勿用有攸往

五峯胡氏曰屯者盈也物之始生盈盈然皆有充滿塞實之意及既生則發舒矣剛柔始交而難生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難屯未通暢也震為雷坎為水陰陽始交則勃鬱為雷未為雨也震動坎陷二卦相重動乎險中也屯有大亨之道貞且固雷雨之動滿盈也故勿用有攸往則不失大亨之道矣方天下屯難之時紀綱未正法度未明豈獨力所能濟建侯廣求輔憂勤不懈然後能濟矣

三四六 易文三 二 成

新安朱氏曰震坎皆三畫卦之名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其德為動其象為雷坎一陽陷於二陰之間故其德為陷為險其象為雲為雨為水屯六畫卦之名屯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為字象少穿地始出而未伸也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名為屯震動在

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  
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故筮得之者其占  
為大亨而利於正但未可遽有所往耳又初九  
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是能以賢下人得民  
而可君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也問取初  
九陽居陰下為成卦之主何也先生曰此彖辭  
一句蓋取初九一爻之義初九一爻蓋成卦之  
主也一陽居二陰之下有以賢下人之象有為  
民歸往之象離從也故宜立君故象曰以貴下賤  
大得民也此意甚好因問程傳只言宜建侯輔  
助如何先生曰易只有三處言利建侯屯兩言  
之豫一言之皆言立君左氏分明有立君之說  
衛公子元遇屯則可見矣但屯又說名元是有  
元之象或問元者善  
之長曰公子元夢康叔謂已曰  
元康叔名之可謂長矣云云屯是陰陽未通  
之時蹇是流行之中有蹇滯困則窮矣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  
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伊川先生曰以雲雷二象言之則剛柔始交也以  
坎震二體言之動乎險中也剛柔始交未能通暢  
則艱屯故云難生又動於險中為艱屯之義。所

謂大亨而貞者雷雨之動滿盈也陰陽始交則艱也未能通暢及其和洽則成雷雨滿盈於天地之間生物乃遂屯有大亨之道也所以能大亨由夫夫字无貞也非貞固安能出屯人之處屯有致大亨之道亦在天夫字无貞固也。○上文一有言夫字天地生物之義一有是此言時事天造謂時運也草草亂无倫序其昧不明當此時運所宜建立輔助則可以濟屯雖建侯自輔又當憂動兢畏不違寧處聖人之深戒也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屯宜建侯而不寧何也蓋屯難未

三六九 易集注卷三

解方且急賢才以自助故分土錫圭以報有功而崇有德又且與之戮力以弘濟艱難故雖建侯而不寧也若豫之建侯則四方无虞五刑不用要當建諸侯以蕃屏王室而已以是建侯則寧矣武王歸馬放牛何不寧之有易說龜山楊氏曰乾一索而得震陰陽始交也坎在上難生也陰陽始交而未成澤坎之所以為難也震動而坎險動乎險中合二體言之也止乎險則蹇動乎險中則亨動有亨之道也蓋險非可止之地止則終於陷而已矣故動乃亨也天

屯難之初上下无常分貴賤无定位非正也屯  
難平而後君君臣臣而天下治故曰大亨貞言  
亨而後貞也雷雨之動滿盈則屯解而澤下流  
矣。○天造草昧非寧居之時故宜建侯而不寧  
建侯所以自輔也使人各有主而天下定矣  
藍田呂氏曰屯者物始生而未達者也震欲動  
而坎難之抑鬱而未達非大亨貞不足以濟之  
勿用有攸往久之以有待也利建侯各付其所  
主也久之有待故滿盈也各付其所主以經綸  
於草昧故不寧也

漢上朱氏曰自屯彖而下乃以卦變爲象屯臨  
之變自震四之五震者乾交於坤一索得之剛  
柔始交也四之五成坎坎險難剛柔始交而難  
生也易傳曰始交而未暢爲屯在時則天下未  
亨之時此以震坎釋屯之義也安乎險而不動  
與動乎險中不以正皆非濟屯之道初九正也  
四之五得位大者亨以正而利也以天地觀之  
剛柔始交鬱而未暢雷升雨降其動以正則萬  
物滿盈乎天地之間不大亨乎此以初九九  
五釋元亨利貞也震雷也坎雨也兌澤上而成

坎故屯而初九屯之主也初往之五行必犯艮  
益屯而不能耳矣君子宜守正待時故勿用有  
攸往此言初九也天造之始草創其昧人思其  
主能乘時衆建諸侯使人各歸以事主雖有  
強暴誰與爲亂哉四爲諸侯九五在上六四正  
位分民而治建侯而未始忘乎險難震爲草乾  
之始也坤爲冥昧坎爲勞卦故曰天造草昧宜  
建侯而不寧此再言初九九五也以卦氣言之  
十二月卦也太玄準之以礮或曰聖人既重卦  
矣又有卦變何也曰因體以明用也易无非用

用无非變以乾坤爲體則以八卦爲用以八卦  
爲體則以六十四卦爲用以六十四卦爲體則  
以卦變爲用以卦變爲體則以六爻相變爲用  
體用相資其變无窮而乾坤不變變者易也不  
變者易之祖道所謂天下之動貞夫一也故曰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係辭焉而命之動在其  
中矣又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考其所命之辭  
尋其辭之所指則於變也若辨白黑矣夫易之  
屢遷將以明之而卦之所變舉一隅也推而行  
之觸類而長之存乎卜筮之所尚者豈有既哉

故在春秋傳曰其卦之其卦者言其變也若伯  
廖舉豐之上六曰在豐之離知莊子舉師之初  
六曰在師之臨其見於卜筮者若崔子遇困之  
大過者六三變也莊叔遇明夷之謙者初九變  
也孔成子遇屯之比者初九變也南蒯遇坤之  
比者六五變也陽虎遇泰之需者六五變也陳  
仲遇觀之否者六四變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  
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八卦謂之經  
則六十四卦爲卦變可知故曰卦之所變舉一  
隅也王弼盡卅卦變以救易學之失救之是也  
盡卅之非也

五峯胡氏曰秦暴既極而未息漢安方來而未  
定陳涉以匹夫首事出萬死之計不畏狼秦動  
乎險中也誠能立爲天下除殘賊之志復立六  
國後於此有人正固其心爲秦益敵以自輔助  
守正而不移則秦可滅時可治而天下之屯解  
矣自斬至陳未遠也秦兵方強殘賊肆行未已  
也而遽王之示天下私无中正誠慤之心豈有  
大耳之道也傲長者而妻父去斬賓客而故人  
行聽讒毀而諸將不親附失建侯之義其夫死



於城父不保首領非不幸也勿用有攸往豈不信乎若漢高則起豐沛扶義而西卷蜀漢扶義而東誅殘賊其正固可知矣得張良於解后舉陳平於亡命拔韓信於行陣取英布於敵國收雍廕於故怨是以能誅滅秦項剗革暴虐與天下更始四海會同六合為家由是觀之則大亨貞利建侯之義聖人示後世之意悉矣

新安朱氏曰彖曰首以二體釋卦名義始交謂震難生謂坎動乎險中以二體之德釋卦辭動震之為也險坎之謂也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

乃用文王本意雷雨之動滿盈以二體之象釋卦辭皆震象兩坎象天造猶言天運草雜亂昧冥晦也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冥晦塞乎兩間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不取初九爻義者取義多端姑舉其一也剛柔始交是震此是龜山說震一索而得男也雷雨之動滿盈亦是那鬱塞底意思宜建侯而不寧不可道建侯便了須更自以為不安寧方可問始交謂震難生謂坎程傳以雲雷之象為始交謂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如何

先生曰剛柔始交只指震言所謂震一索而得男也此三句各有所指剛柔始交而難生是以二體釋卦名義動平險中大亨貞是以二體之德釋卦辭只如此看甚明緣後來說者交雜混了故覺語意重複問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皆用文王本意何也先生曰文王本意說乾元亨利貞只是說乾道大通而至正故筮得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利於正固至孔子方作四德言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即非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即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正初非謂四德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用文王本意釋也問彖傳言宜建侯而不寧豈以有動而遇險之象耶先生曰聖人見有此象故又因以為戒曰宜立君而不可遽謂安寧也然此是押韻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孔子又是別發明出一道道理說當此擾攘之時不可無君故湏立君

東萊呂氏曰屯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若就學者言之如道學廢絕之時乃道之屯也當此時未

可便有為須廣求有志之士共扶此道乃可先

濟紀聞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伊川先生曰坎不云雨而云雲者雲為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以為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

下之事以濟於屯屯一无屯字難經緯綸緝謂營為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雲雷皆是氣之聚處屯聚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無汨其

序之謂也易於屯曰君子以經綸言所以濟難

當如此也

十一

初八三

十一

葉

龜山楊氏曰雷雨之動滿盈則屯解矣雲雷而

不雨卦之所以為屯也屯難未亨君子經綸之

時也

和靖尹氏曰寬問趙穎道胡康侯謂學者致知格

物只是一部周易如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是也

如何先生曰是也非特屯也卦卦皆然寬疑其

未安次日再奉問先生曰若謂致知格物窮理

盡性經書字字句句皆是非特易也寬曰如洒

掃應對釋氏拈提豎拂上豈窮理不得先生曰

固是

康侯之言夏庭列親聞之

漢上朱氏曰坎在上為雲雷動於下雲蓄雨而未降屯也屯者結而未解之時兩則屯解矣象言雷雨之動滿盈者要終而言也解絲焚者綸之經之經綸者經而又綸終則有始屯自臨變為為絲坎為輪綸也離南坎北南北為經經綸也君子經綸以解屯難凡事有未決反復思念亦此象也

新安朱氏曰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之事經引之綸理之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也問屯需二象皆陰陽未和洽成雨

三十一

屯三

十一

屯

之象也然屯言君子以經綸而需乃言飲食宴樂何也曰需是緩意在他無所致力只得飲食宴樂屯是物之始生象草木初出地之狀其初出時欲破地面而出不無齟齬艱難故當為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

東萊呂氏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屯難之世人皆惶懼沮喪不敢有為殊不知正是君子經綸時節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當屯難  
之世居下位者也未能便往濟屯故盤桓也方屯  
之初不盤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固其  
志凡人處屯難則鮮能守正苟无貞固之守則將  
失義安能濟時之屯乎居屯之世方屯於下所宜  
有助乃居屯濟屯之道也故取建侯之義謂求輔  
助也○賢人在下時苟未利雖盤桓未能遂往濟  
時之屯然有濟屯之志與濟屯之用志在行其正  
也○九當屯難之時以陽而來居陰下為以貴下  
賤之象方屯之時陰柔不能自存有一剛明之才

三五

易大

十一

屯

衆所歸從也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或疑  
方屯于下何有貴乎夫以剛明之才而下於陰柔  
以能濟屯之才而下於不能乃以貴下賤也況陽  
之於陰自為貴乎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盤桓猶言柱石盤盤石也桓桓柱也  
謂利建侯如柱石在下不可以動然志在行正也

易說

廣平游氏曰夫建侯王者事也而於初九言之  
者以剛動而不失其正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蓋  
上佐才也象所謂君子以經綸者非初九其誰

耶故其體國致君宜以協濟為意其曰利建侯者乃代天理物之職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初以剛明之才處羣陰之下能以貴下賤也其才足以濟時之屯又能以貴下之宜其得民矣然猶盤旋未進者志行正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所謂正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謂大得民也而猶服事商者亦行正而已矣故曰利居貞利居貞者待時而動不失正也聖人之有天下非私之也四海之內共利之

東

易集卷之三

十三

余

之為說共給之之為安故利建侯武王克商有未及下車而封者用此道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九剛正屯難之始上有正應震動體進則犯難成巽為進退九居四不安故磐桓子夏傳曰磐桓猶桓桓也磐桓不進利於守正不進非必於退也志在行其正也初九不忘行之謂志志剛中也志行正也可不磐桓以待時乎初動濟屯四諸侯位建國命侯資以輔五屯難未解眾陰不能自存有剛正之才使之有國則眾從之陽貴陰賤眾為民九退復初以

貴下賤大得民也故曰建侯夫子時楚有四縣  
趙簡子命下大夫受郡必言利建侯者建侯萬  
世之利也或問震又成巽何也曰所謂雜物撰  
德也撰數也且以屯論之坎陽物也震動也四  
比於九五自三柔爻數之至於九五巽也震陽  
物也巽陰物也剛者陽之德柔者陰之德剛柔  
雜揉不相踰越故曰雜而不越先儒傳此謂之  
互體在易噬嗑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離震相  
合中復有良明夷彖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  
大難又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坎難也離坤相合  
中復有坎在係辭曰八卦相盪先儒謂坎離卦  
中互有震艮巽兌在春秋傳見於卜筮如周太  
史說觀之否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  
土上山也有山之才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  
土上自三至五有艮互體也王弼謂互體不足  
遂及卦變鍾會著論力排互體蓋未詳所謂易  
道其甚大矣又曰屯卦本坎二之初九二陽也  
初六陰也陽貴陰賤故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動乎險中者非善下不能得衆非剛強不能濟  
弱故屯卦之用在此一爻

五峯胡氏曰東漢之末豪傑競起有剛陽之德  
宜爲君者劉備而已痛王室之傾頹憤姦臣之  
竊命扶本宗誅姦宄一匡天下其志也而爲相  
於平原爲牧於徐州歸袁紹投曹操依劉表曾  
未足以舒其志然臨禍患而信義益明不少變  
其初志三顧草廬以致諸葛得龐統來法正追  
景升顧戀赴義之徒而衆士影從若水之歸海  
以貴下賤而大得民也於是遂定巴蜀三分天  
下而有濟屯之勢居身建侯之利大矣

新安朱氏曰磐石難進之兌屯難之初以陽在

三三

易之三

主

下又居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故有磐石  
之象然居得其正故其占利於居身又本成卦  
之主以陽下陰爲民所歸侯之象也故其象又  
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爲侯也一卦之中  
自有會通六爻又自各有會通且如屯卦初九  
在卦之下未可以進爲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遇  
險陷亦屯之義似草穿出地而未申亦屯之義  
凡此數義皆是屯之會聚處若磐石利居自便  
是一箇合行底却是通處也

東萊呂氏曰易之爻大抵隨步換形如屯初九



剛正之人本自是好在六二看初九則以陰柔  
為剛陽所逼却看得初九是寇此隨步換形也  
至六四與初九是正應得初九剛陽之助却看  
得是婚姻此又隨步換形也 論說初九磐桓說  
者或謂初以居剛在屯難之世恐其銳於進故  
戒之以磐桓此說不然蓋初以剛明之才乃能  
與時消息自制其剛磐桓而不敢騁此正所謂  
自勝之強也此正所謂剛也惟剛然後能磐桓  
孰謂以剛為戒乎 紀聞下同 屯初九象曰雖磐  
桓志行正也人徒見君子居屯難之時磐桓不  
進遂以為甘心退縮无志於行正道殊不知而  
以磐桓不進者其志乃在於行正道也苟輕進  
易合豈能行道乎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居却難  
之時欲建侯以為助若自恃其剛陽之貴不屑  
屈已下賤豈能得民亦如主盟斯道者欲廣求  
人以濟道之屯若抗顏自尊不屑降意收接後  
進亦豈能得人乎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  
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陰柔居屯之世雖正 一作應在

上而逼於初剛故屯難遄迴如辭助一有也乘馬欲

行也欲從正應而復班如不能進也班分布之義

下馬為班與馬異處也二當屯世雖不能自濟而

居中得正有應在上不失義者也然逼近於初陰

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當屯時固難自濟又為

剛陽所逼故為難也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

媾矣婚媾正應也寇非理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

合於初所以不字苟貞固不易至于十年屯極必

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

節必獲通况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為賢明剛正

之人而為寇以侵逼於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

近剛而為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

此。六二居屯之時而又乘剛為剛陽所逼是其

患難也至於十年則難必通矣乃得反其常與

正應合也十數之終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班布不進之貌

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二以陰柔乘剛故屯如遄如乘

馬班如下馬為班言屯遄而不能有行也初以

陽下陰婚媾之象匪寇也二以柔順中正之資

守常待應而不從女子貞也與天下之大老異

矣蓋初雖有剛明之才足以濟難而亨屯以之  
爲君則未也守女子之貞宜其不字矣至其數  
極而反常則君臣之分正故十年乃字十數之  
終也君先而臣從君倡而臣和所謂常若綺里  
之徒漢初求之不可得而臣女子貞也晚出從  
太子遊反常故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左傳有班馬之聲則班分別也班  
如者別而相遠者也六二近初而應五六四應  
初而近五皆與近者遠別而求正應故皆曰乘  
馬班如上六無應雖比於五不可得而親故亦

曰班如

漢上朱氏曰九五屯之主六二中正而應共濟  
乎屯者也故曰屯如二乘初九欲往應五迫於  
剛強遭迴而不能去故遭如乾變震爲作足之  
馬震爲足乘馬也初不應五二欲應之與馬別  
矣故乘馬班如春秋傳曰有班馬之聲杜氏曰  
班別也五坎爲盜盜據山險寇也男曰婚女曰  
姻媾男女合也九五應六二婚媾也五自初九  
視之有險難之象寇也臭二視之匪寇也婚媾  
也時以乘剛故耳初九六二正也而致六二之

難者剛乘柔則順柔乘剛則逆妻不亢夫臣不  
敵君天地之道故曰六二之難乘剛也二五相  
易五之二成兌兌女子也二之五成坤坤為母  
女子而為母字育也坤見坎毀剛柔以中正相  
濟屯解之象坤為年其數十六二守正不苟合  
於初而貞於五是以前字屯難之極至于十年  
二五合剛柔濟兌女乃字屯本臨二之五合則  
九反二六反五坤為常故曰反常也王弼曰屯  
難之世其勢不過十年孰謂彌不知天乎坤為  
年何也曰歲陽也陽生子為復息為臨為泰乾  
之三爻也夏后氏建寅商人建丑周人建子无  
非乾也古之候歲者必謹候歲始冬至日臘明  
日正月旦日立春日謂之四始四始亦乾之三  
爻也坤十月陰也禾熟時也故詩十月納禾稼  
春秋書有年大有年喪禮三年者二十七月也  
五峯胡氏曰六二九五之正應而逼於初陽不  
得相從者以屯故也天子者天下之首蠻夷者  
天下之足中國盛強蠻夷屈服天下之常經也  
而漢之時匈奴暴桀抗衡中夏其為足也猶初  
其僭亂也猶九蘇武使焉匈奴壯其節義凌折

困辱必欲降之武雖倚漢武剛明之君而遠在蠻夷爲所拘繫降之不可歸歟不聽故屯如遭如乘馬班如進退不能也六陰也二亦陰也妻道也臣道也從一而終者也武守是道舍生取義以死守節心歸中國義絕蠻夷雖身在匈奴不爲之用豈求有功名於彼哉譬如貞女雖或介於強暴而不可侵陵終不爲之字也夫使蠻夷而善歸者多矣是時匈奴強暴非心服中國而武乃使之是以遭難如此耳十者數之終極而後變也居十九年虜勢益衰欲歸計強漢武乃得還然後名揚於匈奴功顯於漢室完節而歸乃字也變夷服中國反常也

新安朱氏曰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陰乘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故爲所難而遭迴不進然初非爲寇也乃求與已爲婚媾耳但已守正故不之許至于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爻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問屯初九以陽在下而居動體上應六四陰柔險陷之爻固爲磐石之象然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亦似有磐

栢意先生曰磐栢只是欲進而難進見若六二則有險難矣蓋乘初九之剛下爲陽逼故爲所難而遭回不進又問匪寇婚媾程傳謂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此說如何先生曰某舊二十許歲時讀至此便疑此語有病只是別無它說可據只得且隨它說然每不滿後來方見得不然蓋此四字文義不應必如此費力解也六二乘初九之剛下爲陽所逼然非爲寇也乃來求己爲婚媾與己皆正指六四也又問六四求婚媾此婚媾疑指初九之陽婚媾是陰何得陽亦可言先生曰婚媾通指陰陽但程傳六二往求初九之婚媾恐未然也又問十年乃字十年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邪先生曰易中此等取象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年七月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缺之可也

六三即鹿无虞唯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以陰

一無陰字

柔居剛柔旣不能安

屯居剛而不中正則妄動雖貪於所求旣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

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唯陷入于  
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  
取窮吝而已○事不可而妄動以從欲也无虞而  
即鹿以貪禽也當屯之時不可動而動猶无虞而  
即鹿以有從禽之心也君子則見幾而舍之不從  
若往則可吝而困窮一什也 並具 窮字  
橫渠先生曰處非其地故曰入于林中虞防禁也  
二以乘剛有寇故五若可親五屯其膏故不若捨  
之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居動之極而不中正非居正  
者也特時而動動而不括故其出有獲當屯難  
草昧之時動不以止而上无應以之濟屯是從  
禽而已即鹿无虞唯入于林中者也古者无事  
歲三田非以為遊豫也必有山澤之虞以萊其  
里蓋萊其野而後禽可即田而无虞是從禽而  
已林中非即鹿之所君子見幾不如舍之往斯  
吝窮矣易說

藍田呂氏曰二四皆有正應三居其間遠則無  
應近不同志而俛俛然欲進有所求即鹿無虞  
者也惟入于林中終無獲也父母之心人皆有

之不待媒妁之言而行者父母國人皆賤之惟君子見幾而作不往以取吝也

漢上朱氏曰六三柔不當位不安於屯妄動以求五五君位艮爲黔喙震爲決躁鹿也言有求於君也若上六變而應而艮變巽離有結繩爲罔罟之象艮爲手虞又指蹤而設罔罟者也上六在君之側而不應譬之即鹿无虞人以導其前豈惟不得鹿乎往而徒反退之三陷于林莽中矣艮爲山震爲木林也三四爲中林中也六三有從禽之欲不知事有不可貪求妄動是以陷于林中而不恤故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初九也知不可往往无所獲且有後患故見幾而舍之舍止也艮也君子安於屯不若六三徒往而窮自取疵吝

五爻胡氏曰炎漢再建之初罔罟起於隴西以庸才居民上有偏霸之意是鹿也夫立國以得賢爲不若馮援申屠剛杜林鄭興諸賢時莫之與而去之是死虞也惟陷身於不義以及亂亡耳豈終不悟舉兵背叛不知幾而困於西城餓而死吝窮甚也竇融則不然矣其保河西也豈



无專據方面之志哉然聞光武勃起中原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遂令五郡之權一心漢室終保福祿亦可謂君子矣

新安朱氏曰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爲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宜如是也問六三即鹿无虞先生曰虞只是虞人六三陰柔在下而居陽位陰不安於陰則貪求陽欲乘陰即妄行故不中不正又上无正應妄行取困所以爲即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沙隨

益稱唐人郭京易好近寄得來說鹿當作麓象辭當作即麓無虞何以從禽也問郭據何書先生曰渠云曾得王輔嗣親手與韓康伯注底易本鹿作麓以從禽上有何字然難考據恐是亂說吉凶悔吝過則悔既悔必吝吝又復吉如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悔屬陽吝屬陰悔是逞快做事來了有錯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吝則是那隈隈裏裏不分明底所以屬陰亦猶驕是氣盈吝是氣歉剛過當爲悔柔過當爲吝

東萊呂氏曰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  
幾不如舍往吝三以陰柔而所居不正故貪求  
妄動急於求鹿不待虞人之指導猖狂妄行陷  
於林莽此輕動之咎也惟君子心無利欲故能  
獨見其幾預知不可得鹿而遽舍之止於未動  
之先豈待既往有吝然後悔乎紀聞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來而往明也

伊川先生曰六四以柔順居近君之位得於上者也而其才不足以濟屯故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

易又三

易又三

易又三

易又三

己既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賢以自輔則可濟

矣初陽剛一作剛之賢乃是正應己之婚媾也若求

此陽剛一作剛之婚媾往與共輔陽一阳字剛中正之

君濟時之屯則吉而无所不利也居公卿之位已

之才雖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在下之賢親而

用之何所不濟哉。知己不足求賢自輔而後往

可謂明矣居得致之地一作位己不能而遂已至暗

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六四待求而往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四靜而正居險而不妄動者也

故曰乘馬班如者有待而行也夫初以陽下陰求婚媾者也而四應之求而往者也屯難之時智者以其謀勇者以其力競時赴功者皆是也而四獨居險而不為難待求而後往非擇義之明疇克爾故往吉无不利而孔子曰求而往明也若諸葛孔明之於先主其幾是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四柔而正上承九五坎為美脊之馬艮為手乘馬也四自應初五自應二其情異乘馬而班別者也故曰乘馬班如六四雖正有濟屯之志五不求而往豈能行其志哉五求四男下交陰陽相合斯可往矣往之上得位故吉无不利艮為手求也坎為月震東方明之時也九五有明德故求而往吉无不利否則志不應有西易言出入往來何也曰出入以度内外也卦有内外自内之外曰出自外之内曰入出者往也入者來也往者屈也來者坤也出入往來屈伸相感而无窮天道東面望之往也故晉之出為明夷之入蹇之往為解之來

五峯胡氏曰相公自莒入齊鮑叔實輔之既而不執其政乘馬班如也管仲者己之交遊有賢

才而勝已則求之於魯脫之於得薦之於公讓  
之以政求婚媾往者也於是相公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而管鮑為齊臣至于今稱焉可謂吉无  
不利矣非明者其能知己之短而肯進人之長  
乎

新安朱氏曰陰柔居屯不能上進故為乘馬班如  
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以應於已故其占為下  
求婚媾則吉也

東萊呂氏曰四居近君之位得君之眷可以  
有為然其才陰柔不足以濟屯故將進復

止如乘馬之班如若能自知不足下親暱於初  
與之同向前共濟天下之事則吉无不利夫子  
釋之曰求而往明也明之一字最宜詳玩蓋得  
時得位肯自伏弱求賢自助非明者能之乎紀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  
賢為之輔則能濟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  
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  
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  
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威權去已

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鄭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脩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不為則當屯以至於亡矣。膏澤不下及其德施未能光大也人君之屯也 並易

龜山楊氏曰屯難之世履尊位而陷乎險中乘陰而无輔欲有為而力不足者也此人君之屯也人君之屯於其名位非有加損也膏澤不下於民力不足以有為而已若唐之文宗是也故

曰屯其膏言澤不下流也以其欲有為而力不足故戒之曰小貞吉大貞凶小貞若武宗用李德裕之謀先取澤潞河北諸鎮置而不問是也故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大貞若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 易說。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方屯難之時膏澤不敷權移於下政非已出之君之屯也權移於下而欲驟正之取凶之道也故大貞凶小貞漸而正之也孔子欲救旅泰山者姑小貞之而已其後昭公卒至敗亡失此故也

語解

漢上朱氏曰坤為民兌為澤五之二成兌有膏澤下于民之象膏澤下則五之所施光矣坎為月有光之象故也屯之時九五得尊位六三不正處內卦之極震躡而有坤權臣挾震主之威有其民者也六三壅之九五之膏澤不下故曰屯其膏言人君之屯也九五中正守位六二六四上六自正陰為小故小貞吉五動而正三以君討臣則三復乘五蓋膏澤不下五之施未光民不知主禍將不測矣故大貞凶易傳曰膏澤不下威權已去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也魯昭於二

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不為則常屯以至於二

五峯胡氏曰魯昭公當三桓強盛祿去公室之時以人則皆季氏之人以政則皆季氏之政君位雖存而威權去已不足以有為欲恩澤下流難矣屯其膏也膏疑結而不流者也然則宜哉何自小而以漸正之使恩澤浸潤加於百姓仁心仁聞著于天下則有吉如唐武宗憲宗是也

魯昭不知出此舉兵攻之欲奪數世之權於一  
旦恩澤未孚民莫之與以致失國出奔客死實  
所凶矣

新安朱氏曰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  
屯之時陷於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  
不足以濟初九得民於下衆皆歸之九五坎躰  
有膏潤而不得施爲屯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  
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  
於凶因說東漢誅宦官事云云如唐昭宗文宗  
直是要除許多宦官那時若有人似尚可爲那  
時只宣宗便度得事勢不能誅便一向不問他  
也是老練了如此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屯其  
膏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昭這兩人全不同  
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

廣漢張氏曰望之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  
資之弱而外有更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  
樞機之權子左右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  
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  
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強國勢謹其  
爲勿使有差密其機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

開明人才衆多羣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爲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踈矣其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

東萊呂氏曰九五與六二是正應既是有應而九五之爻却言屯其膏其辭反不美何也蓋易變易也初无定體五雖有二之應然二是陰柔之質豈能濟屯難譬如人君得剛明之臣相助乃有益苟不得剛明之人雖有柔弱者千百輩相助何益於事此所以屯其膏也又不可拘於有應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伊川先生曰六二陰柔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而无應援居則不安動无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窮厄之甚至於泣血漣如屯之極也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可濟矣○屯難窮極莫知所爲故至泣血顛沛如此其能長久乎夫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分三而又兩之足以包括衆理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險難之極以陰柔居之乘剛而无輔无有爲之資也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而已班



而不能有行也漣如傷之至也若唐之昭宣是已其危亡立至又何可長者然則時終不可為歟曰有剛健之才尊德樂義擇賢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屯之極也五坎為美脊之馬動而乘之上應三五自應二雖欲用五濟屯其情異矣乘馬而班別也上動成巽巽為號上反三成離離為目坎為血泣血也上不得乎君以濟屯難極矣无知之何是以泣盡繼之以血漣而不已上之三連兩離爻故曰漣如然屯極矣極則必變何可長也巽為長

和靖尹氏曰否以上九陽剛故能傾否此以上六柔不足以濟屯而皆曰何可長也意不同而言各有當也此言不能濟屯何可長也否言傾否言否不可以久也  
荅楊子安書

新安朱氏曰陰柔無應處屯之終進無所之憂懼而已故其象如此

東萊呂氏曰屯極則當通如亂極則當治上居屯之極正是一機會然六以陰柔居之雖欲有為而才不足坐失機會故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也象所以言何可長也者蓋謂屯極之時若不  
變而爲治即入於亂亡只有兩件更不容停待  
正如傷寒病極之時若下得一服藥是當時无  
事若醫者狐疑不決則必至於死蓋此病不可  
停待也

紀聞

大易集義上經卷第三



